

记忆

秋日里的“面拖蟹”

马雪芳

秋日已来，不禁忆念起小时候吃的“面拖蟹”来，那鲜美、微甜、清香的滋味似乎还留在舌尖呢。

五十多年前，我在大队的狄巷小学读书。秋天一放晚学，把瘪瘪的书包往堂屋柱子上的“扒头”钉上一挂，就背起“腰子”鱼篓去村后的小河里摸蟹了。

村后的小河里结结实实地长满了碧绿的水葫芦、水白菜，这是猪喜欢吃的副食。我脱下长裤，把长裤系在腰眼里，下得小河，轻轻推开一点水葫芦、水白菜。河水清澈，下面的螺蛳、鳊鲂鱼等粒粒可见、条条可数，我两只锐利的眼睛探寻起蟹洞来。注意，蟹洞只有小孩的拳头大，略扁，如洞是圆的，十有八九是黄蟮或是蛇洞。有了，是蟹洞。我右手里的粗铁丝钩子慢慢伸进洞里，左手罩在洞门口。蟹见到铁丝的钩子在渐渐逼近它，以为是一个什么东西要伤害它了，就赶紧往外逃命，我的手心只觉“嗖”的一撞，一把抓住，一只约三两重的蟹就在我的手里了。我开心地把蟹装进“腰子”鱼篓。蟹突然到了另一个世界，非常慌张，八只脚拼命抓着鱼篓，爪子刮着竹篾发出“沙沙”响，我则寻找着另一个蟹洞。有时也会碰到老奸巨猾的蟹，大约是它上次在一个摸蟹人手中逃脱的，已经被它识破了铁丝钩子的把戏，就是你的铁丝钩子再在洞里掏，它非但不逃反而往里躲得更深。这样就只能对它开硬功了。我把铁丝钩子兜底转一圈后再往外拉，手上感到很沉的。蟹出来了，但已被钩子扎得伤痕累累，不要紧，反正蟹还活着，晚上就要作晚饭菜的。有时我刚抓住了一只蟹，却还有一只蟹竟爬到了我的手背上。原来这个蟹洞里藏着两只蟹，真是喜出望外。

蟹不像螺蛳要养在清水里至少一个晚上才能吃，蟹摸出来就可以煮着吃的，不过奶奶在秋日里总是把蟹做成“面拖蟹”，这样吃起来才有味——中秋前的蟹长得还不够硬，里面的肉还不够结实，做“面拖蟹”吃是最好的吃法。奶奶把我花了大约

一个半小时摸到的七八只蟹先用板刷“唰唰”地刷去蟹大钳上绒毛里的泥土，再在朴树砧板上用菜刀把蟹“嚓”地一剁二，然后就做起“面拖蟹”来。奶奶烧热灶头上小锅里的菜油，提起半只蟹，蟹的切口蘸一蘸碗里的干面粉，投入油锅，“嗤啦”一声，面粉很快固住了蟹里的蟹黄。全部的蟹入锅后，奶奶用铲刀把蟹翻几个身，倒一点料酒，加水，水没过蟹面，煮开，倒入一铜勺调好的面糊，放些毛豆子。待到奶奶煮好半锅子“面拖蟹”，爷爷、父亲、母亲、大哥也从队上收工回家了。那时家里没有电灯，吃晚饭往往是搬只四仙桌在砖场上，一家子正好围成一桌。菜都是自留地上种的，是凉拌茄子、炒豇豆、炒空心菜、辣椒炒黄瓜干、咸菜番茄汤，一个荤菜就是“面拖蟹”。“面拖蟹”糊白、蟹红、毛豆子碧绿，看着这个颜色，已经让人食欲大振了，这是其次，主要是这个“面拖蟹”鲜而香，这个鲜似鸡汤鲜，鲜得温和柔，不像味精鲜得急而直，这个香似桂花与晒干的狗尾巴草的混合香。桌上虽没有什么好菜，但有了“面拖蟹”，一家子的晚饭吃得津津有味。

蟹也有大年和小年。遇到蟹大年，放了晚学我往往能摸到近二十只蟹。奶奶挑出十多只大一点的蟹养在一只中号粗瓷缸里，第二天奶奶又捉进十多只。注意缸里不能放水，放了水蟹很快会死掉。第三天鸡叫头遍，母亲把蟹一一捉在“油瓶”篮里，篮口上蒙上一块厚土布，用一根细草绳扎住，左手抄了篮子去桥头镇上卖蟹。蟹五角钱一斤，一“油瓶”蟹可卖得三元多钱。母亲用卖得的蟹钱去镇西的杂货店买两两三斤两指宽的三角四分钱一斤的咸带鱼、一斤多七角五分钱一斤的咸肉，最后母亲总不忘去镇东的饮食店买一个五分钱的煎团，作为给我摸蟹后的奖励。

五十多年过去了，我想我一生勤俭节约、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这与小时候就懂得为改善家庭生活而去小河里捕鱼摸蟹是有极大关系的。

季节

门前树渐疏

赵雅静

门前那排老樟树，像沉默的哨兵，站在巷子口许多年，枝丫交织成浓密的绿伞，将夏日的烈日滤成细碎的光斑，落在我通勤的自行车篮里。

我曾以为这绿是永恒的，直到某个清晨，一片枯黄的叶子轻飘飘落在车把上，才惊觉时间早已在枝叶间，刻下了不声不响的痕迹。

七月末的清晨，风里还带着暑气的余温，樟树叶的边缘悄悄镶了圈浅黄，像被谁用褪色的画笔轻轻扫过。那时树冠依旧浓密，站在树下抬头，只能看见零星的阳光从叶缝漏下来，落在青石板路上，拼成跳动的星子。

我骑着车经过时，树叶会沙沙作响，像是在说“慢些走”，偶尔有熟透的樟树果“啪嗒”掉在车筐里，带着淡淡的清香。“自是新条更旧叶，不关摇落是东风。”樟树的这种新旧交替，在古人的诗句中早有体现，可我却日复一日的匆忙中，忽略了它最初的信号。

真正察觉到“疏”，是在八月中旬的一个雨天。那天清晨下着蒙蒙细雨，我撑着伞走过树下，忽然发现头顶的天空比往常亮了些。抬头望去，原本密不透风的枝叶间，竟露出了细碎的灰色天幕，像一块被织漏的布。雨滴顺着叶脉滑落，打湿了我的发梢，我伸手接住一片正在飘落的叶子——它的黄色已经漫过了半片叶面，叶脉清晰得像老人手上的青筋，轻轻一捏，便脆生生地断了。

这些日子里，每天扫巷子的张阿姨，竹筐里的落叶似乎越来越多；傍晚坐在树下乘凉的老人，也不再需要用蒲扇挡住刺眼的阳光，而是能直接看见天边的晚霞。

时间就藏在这些细碎的变化里，像一位耐心的雕刻师，一点点削去树冠的浓密，却从不让人听见凿子的声响。“春至叶飘情韵绕，秋来落子悠悠。虬枝翠盖几春秋。古干经岁月，苍皮记沉浮。”古人用诗词记录下樟树历经岁月的姿态，此刻，我也正见证着这棵老樟树在时间长河里的变迁。

九月来临的时候，门前的樟树已经显出明显的疏朗。我骑车经过时，不再需要担心树叶会刮到头发，阳光能直直地照在车座上，暖融融的，带着秋的味道。

有天傍晚我特意停下脚步，站在树下数枝叶间的空隙——竟比盛夏时多了近一半。风穿过枝叶的声音也变了，不再是盛夏时的“沙沙”声，而是带着几分清透的“哗哗”声，像是谁在轻轻翻书。偶尔有成群的麻雀落在枝头，原本能藏住十几只鸟的树冠，现在能清楚地看见它们蹦跳的身影，叽叽喳喳的，像是在讨论着即将到来的迁徙。

小时候，外婆总说“树落叶，人添岁”，那时不懂这句话的意思，如今看着眼前渐疏的树木，才明白时间从来不会停下脚步，它只是把痕迹藏在落叶里、藏在疏朗的枝丫间，等着我们某天忽然发现。“春来片片流红叶，谁与题诗放下滩。”宋代舒岳祥笔下樟树春天的红叶，与眼前秋天渐疏的黄叶，虽时节不同，却同样承载着岁月的流转。

渐疏的树木并不是衰败的象征，而是时间温柔的提醒：它让我们在忙碌的日子里，偶尔停下脚步，看看身边的变化，看看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关于时间的痕迹。

就像门前的樟树，它会在春天发芽、夏天枝繁叶茂、秋天渐疏、冬天落尽，却总能在来年春天，重新抽出新的绿芽。时间就是这样，一边带走旧的痕迹，一边留下新的希望，而我们能做的，就是珍惜每一个经过树下的日子，记住每一片叶子的荣枯，因为那都是时间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礼物。

随笔



教师节

徐宜秋



晨光漫过窗棂时，案头那支红笔忽然晃了晃，笔杆上还留着浅浅的指痕，是去年学生悄悄缠上的防滑胶带，如今胶带边缘泛了白，倒像一圈温柔的年轮。又逢九月十日，风里飘着桂树的甜香，恍惚间总觉得能听见粉笔划过黑板的“沙沙”声，那些藏在时光里的师者身影，便循着这声音慢慢清晰起来。

小学的黄老师总爱穿蓝色卡其布衬衫，袖口永远熨得平整。那时候我写字总歪歪扭扭，她便握着我的手，一笔一画教我写“人”字。“先写撇，要稳；再写捺，要舒展。”她的掌心带着粉笔灰的干爽，暖意顺着指尖传到我的手腕，连带着那个“人”字，都仿佛有了筋骨。有次我发烧趴在桌上，她把我的作业本轻轻摺在讲台边，转身从抽屉里摸出颗水果糖，剥了糖纸塞进我手心：“等你好起来，咱们再把这页生字补完。”糖是橘子味的，甜意从舌尖漫到心里，后来我走过许多地方，尝过许多种糖，却再也没遇见过那样纯粹的甜。

初中的单老师是教数学的，总戴着一副黑框眼镜，镜片后那双眼睛，好像能看透我们所有的小心思。有次我考试失利，躲在走廊角落掉眼泪，她拿着我的试卷走过来，没有说“下次加油”，只是指着错题问：“你看这道题，是不是把辅助线画错了方向？”她蹲下来，用红笔在草稿纸上重新画图，线条流畅得像在跳舞：“解题和走路一样，走岔了路没关

系，关键是要知道怎么绕回来。”那天的阳光刚好落在她的发梢，映出几缕细碎的金光，我望着那张写满解题思路的草稿纸，忽然觉得那些复杂的公式，也变得温柔起来。

高中的陈老师教语文，总爱在课堂上读诗。他读杜甫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时，声音会放得很轻，好像怕惊扰了诗里的春雨；读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时，又会扬起声调，眼里闪着光。有次我写了篇关于故乡的散文，他在文末批了一行字：“文字里有烟火气，这是最难得的真诚。”后来我在写作时，总想起他说的“烟火气”，那是对生活的热爱，是对文字的敬畏，也是他悄悄种在我心里的种子。

如今我也站在讲台上，握着和他们当年相似的粉笔，看着台下一双双明亮的眼睛，才渐渐懂得：师者从来不是照亮路的灯，而是点燃火种的人。他们把知识揉进岁月，把期待藏进眼神，在我们懵懂的年纪，悄悄为我们打开一扇扇窗，让我们看见数学公式里的逻辑之美，看见语文课本里的山河辽阔，看见人生路上的无限可能。那些他们曾教给我们的道理，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温柔，早已变成我们骨子里的勇气，陪着我们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窗外的桂树又落了一地花瓣，我把案头的红笔轻轻拿起，在笔记本上写下一行字：“谢谢你，曾为我点亮过世界。”